

张远  
编著

# 汉字

## 字义的

# 演变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 新登字02号

**汉字字义的演变**

张 远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27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278号 邮编: 350003)

787×1092 32开本 7.75 印张161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180

ISBN 7—5334—0782—2/G·511 定价: 8.15元

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印刷厂调换

# 序 言

徐 复

余读张远同志《汉字字义的演变》一书，喜其旁征博引，读书娴熟，且能贯串古今，言之成理，已刮目视之矣。余以词义演化，昔贤多已言之。征之《说文》以求其本义，参之群籍以观其会通，而后引申、转移，若网在纲，较然可知矣。是书，作者则进而求其条贯，为历史渊源之探求，融文字、声韵、词汇、语法、修辞于一炉，而言之秩然有序，读之有清新之感。段玉裁之注《说文解字》，事属初创，而作者则旁搜远绍，探隐发微，益以新知，诚乎其难能也。

吾人研读古籍，须有训诂之根柢，而训诂之核心，端在明词义之演变。作者从余友洪诚先生治训诂学，学有师承，其所撰《古汉语特殊句法浅说》，已露端倪。兹编所论，尤为微至，学者循此而学焉，当有所裨益。余喜其治学勤勉，且不耻下问，故乐为题辞以归之。

一九八七年二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绪 论</b> .....              | ( 1 )  |
| 第一节 字义与词义.....                    | ( 2 )  |
| 第二节 古今字义及其演变的研究概况.....            | ( 5 )  |
| 第三节 掌握字义演变规律的重要性.....             | ( 13 ) |
| <b>第二章 本义的引申与字义演变</b> .....       | ( 21 ) |
| 第一节 字义应用范围方面的引申.....              | ( 22 ) |
| 第二节 本义与引申义关系方面的引申.....            | ( 52 ) |
| 第三节 字义引申过程中的渐变阶段.....             | ( 87 ) |
| <b>第三章 修辞手段的运用与字义演变</b> .....     | (109)  |
| 第一节 固定修辞义的特点及其孳乳.....             | (110)  |
| 第二节 临时修辞义的特点及其它.....              | (127)  |
| <b>第四章 实字虚化与字义演变</b> .....        | (129)  |
| 第一节 实字虚化的通借途径.....                | (130)  |
| 第二节 实字虚化的引申途径.....                | (137)  |
| 第三节 实字虚化兼用通借和引申两个途径.....          | (139)  |
| <b>第五章 字 (词) 的语法变化与字义演变</b> ..... | (143)  |
| 第一节 字 (词) 的类别改变.....              | (143)  |
| 第二节 字 (词) 的音读改变.....              | (153)  |
| <b>第六章 依声通借与字义演变</b> .....        | (166)  |
| 第一节 造字、用字的通借.....                 | (167)  |

|     |                      |       |
|-----|----------------------|-------|
| 第二节 | 四种通借的方式·····         | (174) |
| 第七章 | 社会的发展与字义演变·····      | (184) |
| 第一节 | 文化活动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184) |
| 第二节 | 刑法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194) |
| 第三节 | 军事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199) |
| 第四节 | 统治者思想意识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209) |
| 第五节 | 农业、商业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219) |
| 第六节 | 外来文化、语言对字义变化的影响····· | (230) |
| 第八章 | 结束语·····             | (235) |
| 后 记 | ·····                | (239) |

## 第一章 绪 论

汉语字（词）义的演变，与训诂学的关系至为密切，可以说是训诂内容的核心。训诂的内容不仅包括字（词）义、句意、段意、篇意、书意，而且涉及到语法、修辞、声韵诸方面。业师洪诚先生在《训诂学》第一章中指出：“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古代书面语的语义，以求了解它的思想和内容。……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对于一词一句的解释，无处不是训诂方法的应用，只是有的应用正确，有的应用错误罢了。这里包含着许多道理，如果把这些道理条理化、系统化，就是很有用的训诂学。”由此可知，训诂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尽管如此，然而训诂的核心内容，往往是训释字（词）和句子的意义。今天，与文字、声韵、语法、修辞相比，汉语词（字）汇的研究显得很不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汉语词汇及其意义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字词的音节而言，单音节字词不停地向多音节字词方面发展；就字词的意义而论，字词意义的引申、转移也不断地进行着。其中字词意义的演绎，里面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研讨。朱星先生在《汉语词义简析》中指出：“训诂更注重词义，所以讲词义的专书《尔雅》列在十三经中。”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徐复先生进一步指出：“训诂之核心，端在明词

义之演化。”这里，朱、徐二位先生都强调了字（词）义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在训诂学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本书编写目的，意在结合自己古汉语的教学实践，总结古贤与今贤的训诂成果，探索汉语字义的演变，以就教于广大语言研究者。

本书就本义引申、修辞手段运用、实字虚化、字词语法变化、依声通借以及社会发展对字义的影响等六个方面，深入探求字义演绎的规律。为了使读者对本书以上的内容有个初步了解，绪论里再提出三个问题来谈：一、字义与词义；二、古今字义及其演变的研究概况；三、掌握字义演变规律的重要性。

## 第一节 字义与词义

方块汉字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一字一个音节，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字往往相当于一个词。古代的书面语，尤其如此。譬如，“天”、“地”、“君”、“臣”、“父”、“母”、“上”、“下”、“刀”、“兵”、“手”、“足”等，既是一个字又是一个词。字义与词义，实际上是一致的，解释字义就是解释词义。古今的辞书，也有把词叫做字的。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助字辨略》、《中华大字典》、《联绵字典》、《新华字典》等。至今，我们仍习惯于把一个单音节词说成是一个字。通常所谓联绵字、实字、虚字，虽然称之为“字”，其实就是联绵词、实词、虚词。如今，某些著名的语言学者认为，研究字义、词义、

语义，“若能通达其义理，则可”，不必拘泥于字与词的区别和称谓。这种说法，我们是赞同的。所以，在本书里常常视“字”、“词”为一个东西，或称字义，或称词义，或称字（词）义，而不加以严格区分。

那么，什么是字义（词义）呢？按字面论，字义就是字（词）的意义，每个字（每个词）都有它们的含义。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及其语义也会不断变化。人们为了社会交际的需要，每个字（无论单音节或多音节的字）的意义，绝不会老是一种，必然产生新义而演变为多种义项。因此，字（词）义的研究对象，是字或词的意义及其繁衍和分化的规律。字（词）义分一般字词义和特殊字词义。一般字词义包括单音节字词义和多音节字词义。特殊字词义包括短语、成语、习用语义。因为某些语言学者视短语、成语、习用语等为“准词”，而“准词”并非基本词汇，故它们的意义称为特殊字词义。不管一般字词义或特殊字词义，都在字（词）义研究的范围之列。

汉语的字词，在外部社会条件作用下，由于自身内部规律的运动，它的意义会从一种演变为多种。其演变的规律，可以探寻得到；其演变的表现方式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色彩。从语源上看，字义有本义与引申义之分。黄侃先生说：“诂，故也，即本来之谓；训，顺也，即引申之谓。”（见《制言》半月刊五期）举三个实例，便可明白。如“理”字，本义“治玉”，引申为“治理”，“向”，本义“朝北的窗户”，引申为“朝向”，“城”，本义“城墙”，引申为“都城，城市”。从虚实看，字义有实词义和虚词义。如

“在”，实词义“存在”，虚化为介词“在”；“所以”，短语义“用这个来，所用来”，其意义实在，虚化为因果复句中表示结果的连词“所以”，其意义显得虚空。从转移上看，转移出的新义与原义全然不同。如“脚”，本指“小腿”，今指“人或动物肢体接触地面的部分”；“诛”，本指“言语责备”，转移为“杀戮”义。从音同音近的字通借上看，由这一方面的意义而形成另一方面的意义，即通借义。如“逝”通“誓”，而有“发誓”义；“蚤”通“早”，而有“早晨”义；“童”通“同”，而有“相同”义；“亡”通“无”，而有“没有”义。从语法上看，由某词类义变为另一词类义。如“管”，古义“锁钥”，名词，变为“掌管”义，动词；“英”，本指“花”，名词，变为“杰出的”义（英才），形容词；“污”，浑浊的水，名词，变为“浑浊的，不廉洁的”义，形容词，又变为“弄脏”义，动词。从修辞上看，由原来的意义而变为喻代义。如“爪牙”，本指“禽兽之爪与牙”，短语义，因为禽兽用其爪与牙以逞威，故喻指“为君王效力的将士”，成为一个词；“蚕食”，短语，本指“蚕吃桑叶”，变为“象蚕吃桑叶那样一口一口吞掉”义，再比喻“逐渐侵占”，成为一个词；“草芥”，小草，比喻“轻微、没有价值的东西”。从字义变化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看，字义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如“民”，甲骨文象，象箭镞射穿了眼球。《说文》：“民，众萌也。”王筠《说文句读》：“萌，冥昧也，言众庶无知也。”《贾子·大政》：“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从甲骨文象形和古书的记载上可以看出，“民”的初创义，

当是“被刺瞎了眼球的战俘”，然后“罚作奴隶”。在禹、汤时代，“民”被奴隶主看作是“有罪而无知的奴隶”。春秋战国时期，“民”作民，表明它的意义有了变化，转指“农奴，农民”，这部分人仍被统治者视为愚昧无知者。先秦、汉魏时期，“民”由“农奴、农民”义转指“农奴、农民和没有做官的农奴主、封建主”。《左传·定公十二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又《文公十三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民”有时还直接指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如《论语·微子》称伯夷、叔齐为“逸民”，《汉书·食货志》称大地主、大豪绅为“豪民”。上述例句中的“民”字，其含义的范围有了扩大，跟“被刺瞎眼球的战俘”、“奴隶”、“农奴，农民”等含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后来，“民”字含义进一步扩大，泛指“人民”，包括各个阶级、各个地域的所有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晏子春秋·问上》：“田野不修，民氓不安。”从“民”字字义变化中，可以清楚察知社会历史的前进给字义带来极大的变化。

总之，字（词）的含义及其演变的情况都属于字（词）义的研究范围，都是我们所要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

## 第二节 古今字义及其演变的研究概况

我国古代对字（词）义的研究，始于先秦。先秦古籍里面往往采用叙述、说明的方式解释字义，并非自觉性的研

究。这是字义研究的萌芽阶段。《公羊传·桓公四年》：“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蒐，秋曰蒐，冬曰狩。”《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河阳也。”

《左传·桓公二年》：“嘉偶曰妃，怨偶曰仇。”《论语·颜渊》：“政者，正也。”《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从汉代起，对字（词）义的研究才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的行动。汉王朝统一后，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提高、迫切，这就为学术研究工作的展开创造了前提。在各项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里面，字义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成书于汉代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词义字典。它对后来的字义学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尔雅》全书共计有十九篇，按意义分类排列。《释诂》、《释言》、《释训》三篇解说的多是抽象名词、动词、形容词及连绵词，其余十六篇解说的多是具体的事物名称词类。我国辞书的分类则以此为始，这确是开创性的工作。《尔雅》之后，模仿它的书有《小尔雅》、《广雅》、《通雅》等，它们对字义的研究都不乏新意。

西汉末期，著名语言学家杨雄所著《方言》，约一万一千九百余言，字数不多，但不失为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方言词义专书。这本书，解说字义一般以当时的普通话释方言，以当时的口语释古语，确有独到之处。后世不少学者相继为其作注，可见学术价值之大。

东汉时期，杰出的语言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问世。这部辞书，是按偏旁部首分类排列的我国

第一部字典。全书分五百四十个部首，总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这部辞书的部首偏旁分类法沿用至今，对后世的字典编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文》一书解释字义，主要是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找出它的本义。就这一点来说，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汉语字词的本义及其意义的演变，非常有价值。

《说文》后，为其作注或阐释的书籍很多。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徐铉《说文解字（校定本）》三十卷。还有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

继《说文解字》之后的字书有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阮元和藏镛堂主编《经籍纂诂》、朱起凤《辞通》、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等书籍，对字义的训释都富有创见。其中，《经传释词》一书，内中用六条方法来探求字（词）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见钱熙祚《经传释词跋》）

业师洪诚先生在《训诂学》中论及字义学研究的内容时指出：“词义学是研究词的性质、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徐复先生多次强调“明词义之演化”是“训诂之核心”。洪、徐二位先生的话语，我们的体会应是：在研究古汉语词汇时，要研讨字（词）义，但不能象辞书一样局限于字（词）的解释，更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字义演变的规律，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又是“训诂之核心”。字义演变的研究，始于汉代毛亨《诗诂训传》（简称《毛传》）。在《毛传》中常用“犹”和“亦”二字表示字（词）的引申义和比拟

义。这一点，业师洪诚先生已经指明：“《毛传》用‘犹’用‘亦’表示词的引申义与比拟义，如《郑风·箜兮》传‘漂犹吹也’，《王风·中谷有蓷》传‘艰亦难也’，此例亦《尔雅》所无。”（见《训诂学》）《毛传》用“犹”和“亦”表示字的引申义和比拟义，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字义演变的研究，因为它没有说出字义演变的道理，没有理清字义变化的线索，仍停留在解释字义的阶段上。真正研究字义演绎规律的人，当推清代的学者段玉裁和朱骏声。他们二人堪称是杰出的训诂大师。他们在研究字（词）义学上不落前人窠臼，发现、掌握了一些字义演变的规律，特别是字义引申的规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见解新颖、勇于创新、最有分量的一本《说文》注书。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上册）给予它以极高的评价：“他有历史观点，他常常能指出语义发展的过程，不限于解释先秦的古义。”张永言先生《训诂学简论》给予它的评价则更为具体：“段注的内容包括：考定二徐本的是非，结合声韵训诂并引据古籍来注释原书的说解，阐明字义及其引申变化。”段注《说文》之后，比较重要的《说文》注本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这本书也是一部很好的训诂著作。它对字义演绎的研究独具特色，某些方面比段注《说文》甚至前进了一步。王力先生说：“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因为在语音上以类相从，往往能打破字形的隔阂而窥见语义的联系。每个字下面先列本义，其次列转注（此处‘转注’，指意义的引申，与许慎‘六书’之‘转注’，含义有别），其次列假借；其不能归于转注假借者，称为别义。”（见《汉

语史稿》上册)张永言先生也从字义演变方面指出了朱骏声《说文》注本的贡献:“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许书原文,而在于阐明每一个字(词)在古书中的各种意义以及词和词、词义和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见《训诂学简论》)张相先生《诗词曲语汇释》,是一本值得研读的书。内中提出了“字义随时代而变迁”的论题,但是未及深入剖析。象一般辞书一样,他列举了每一个字(词)的多个义项,然而未能点明各个义项之间的意义上的联系。所以,他对字义演变规律的研究,其成就远远不及段玉裁和朱骏声。章太炎先生在字义演变研究上贡献很大。“他在《文始》一书中吸收了‘声训’的合理部分,从语音的关连上企图证明词义的相互联系,从而探讨各词的语源。”(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今人陆宗达先生在字义演变规律的研究上,成效卓著。在字义学的理论上,他提出“不论同时发展旧词的音与义而派生新词还是完全另造新词,首先是意义发展的结果。”他强调“对词义内在规律的关注都应当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他对字义演变规律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篇论文中。一篇是《古汉语词义研究——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辞书研究》1981年第二期)另一篇是《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训诂研究》第一辑)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比较互证法”来探求字义演变的内部规律。具体说就是通过字与字之间的意义上的关连和多义字各个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比较它们的不同处,找出它们共通点,从而达到辨识、解释字义的目的。这种训诂方法,比古代“因形索义”和“因声求义”两种方法,应

该是更科学、更完善。因而，它的运用将是更广泛、更普遍；它的意义自然会显得更重要了。“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其价值之高之大，并非说“因形索义”、“因声求义”两种训诂方法在古代应用不广，在今天已过时，不必要了。这两种训诂方法，在古代起过重大作用，在今天仍然有其运用价值，譬如在字义演变的研究上，就很有用处。大家知道，从古迄今，汉语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字（词）一义的情况较少，而一字（词）多义的情况较多。单音节的字（词）是这样，多音节的字（词）也是这样。不管字（词）义怎么个变化，不管它有多少个义项，每一个字（词）总有一个本义。确定一个字（词）的本义，通常须要从字的形体结构上去考察。从字的形体结构上研究判定字的含义的方法，古人谓之“因形索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问世以来，汉代和后世的训诂学家，都去研究《说文解字》，都很重视研究字形与字义及其演变的关系。“因形索义”，简称“形训”。讲述形训的古代训诂学家多凭借《说文解字》的篆文，甲骨文发现前乃凭借金文。今人讲述形训，则篆文、金文、甲骨文兼而蓄之。我们认为，现在讲述形训比较好的著作有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两本。当前不少高等学校中文系，都以此作为语言学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读者若有志于此道，不妨找来研读一番。

古今的训诂学者为什么重视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呢？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至为密切，剖析了字形，有助于辨明字的含义，特别是它的本义。一般地说，判

定了字的本义，就比较容易确知它的引申、转移的意义。譬如“亡”字，甲骨文，金文，上部象半截刀身的锋刃，下部象刀把的形状，表示刀头已断，因此“亡”的本义应为“失去或丢失”。成语“亡羊补牢”、“亡屐失履”中的“亡”，表示的是本义。“亡”的“消亡”、“逃亡”义，并非本义，乃是引申义。又如“题”字，《说文》：“题，頔（颞）也，从页是声。”它的本义“动物的脑门子”。“题”的形体结构由两部分组成。是，声符，古读为“提”；页，义符，即“人头”义。后来“题”由“动物的脑门子”义，因借代而演化为“动物之首”。这种意义，用在一篇文章上，就是文章之首，就是文章的题目。上述例句中的“亡”、“题”二字，除了本义外，还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倘若把本义视为旧义，则由本义演变出来的意义就是新义。通常情况，这样的新义跟本义之间都有或多或少或紧或松的意义上的联系。如果我们准确地辨明了一个字的本义，那么这就等于抓住了一个字义演变的“源”。这样，作为由本义而产生的新义的“流”，也就比较容易探寻了。形训既然有如此大的作用，难怪古今训诂学家都忘不了它，都很重视它。）

至于“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古今的训诂学家也经常运用，并且依据音同音近其义亦相通的原理进行训诂学的研究。“因声求义”，或称音训或称声训。主要是用音同音近的字去解说字（词）的含义。在字义演变的研究上，借声训的方法还可以发现字（词）的转移义之一的通借义。这个问题，我们将它留在正文里面详细讨论。声训的方法，始于汉代。声训的材料，古代的书注蕴藏繁富。这方面的材料很

多，且举毛亨《诗故训传》来证实。《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毛传：御，禦也；务，侮也。又《唐风·绸缪》：“绸缪束薪”。毛传：绸缪，犹缠绵也。声训的材料专著，以刘熙《释名》为其代表。这部书，以大量的声训材料透过读音与字义的关系来训释字（词）的含义。如《释名·释首饰》：“梳，言其齿疏也；数（密）言比（比，篋）于梳，其齿差数也，比言细相比也。”这里所述，梳是讲梳子的齿稀疏，比（篋）是讲篋子的齿细密。刘熙试图从语音方面来解释字（词）义，并推求事物命名的来由。毛亨、刘熙等人运用声训以求字义，属于创始阶段，开后世的声训的先河，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从他们的声训材料看，不免粗疏，科学性不强。到了清代，声训的方法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段玉裁、朱骏声、王念孙父子等，在透过语音去训释字（词）义方面均有建树。其中以王氏父子最为突出。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诸书，里面都有许多极有价值的声训材料，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近代的章太炎、黄侃，继承了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的声训方法，对字音与字义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而使“因声求义”的方法更趋完善，在训诂学的领域里形成了章黄学派。这一时期，章太炎的著作有《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等。其中有相当多的声训材料和方法，成为当时和后世训诂学的典范之作。黄侃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被时人尊为“国学大师”，但不幸早逝。其所著《说文略说》中，给我们留下了极珍贵的声训的